史記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史記九十六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索隱曰案縣名屬陳留　正義曰鄭州陽武縣也〕好書律曆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如淳曰方版也謂書事在版上者也秦以上置柱下史蒼為御史主其事或曰四方文書○索隱曰周秦皆有柱下史謂御史也所掌及侍立恒在殿柱之下故老聃為周柱下史今蒼在秦代亦居斯職方書者方板謂小事書於板也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姚氏以為下云明習天下圖書計籍主郡上計則方為四方文書者是也〕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索隱曰小顏云質鑕也〕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從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為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

蒼爲常山守從淮陰侯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爲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爲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趙王敖復徙相代王燕王臧荼反高祖往擊之蒼以代相從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爲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爲計相文穎曰能計故號曰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爲主計四歲張晏曰以列侯典校郡國簿書如淳曰以其所主因以爲官號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久施也○索隱曰罷改計相之名更名主計也此蓋權時立號也是時蕭何爲相國而張蒼乃自秦時爲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蒼又善用筭律曆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亡漢立皇子長爲淮南王而張蒼相之十四年遷爲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秦時皆爲泗水卒史及
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周苛自卒史從沛
公沛公以周昌爲職志（徐廣曰主旗幟之屬○索隱曰官名也職主也志旗幟也謂掌
旗幟之官也音昌志反）周苛爲客（張晏曰爲帳下賓客不掌官）從入關破秦沛
公立爲漢王以周苛爲御史大夫周昌爲中尉漢王四
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滎陽城
楚破滎陽城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
爲虜矣項羽怒亨周苛（徐廣曰四年三月也）於是乃拜周昌爲御
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以六年中與蕭曹等俱封封周
昌爲汾陰侯周苛子周成以父死事封爲高景侯（徐廣曰元

年封封三十九年文帝後元四年謀反死國除昌爲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漢書音義曰以上宴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爲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正義曰期以口吃每語故重言期期也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既罷呂后側耳於東廂聽韋昭曰殿東堂也○索隱曰小顏云正寢之東西室皆號曰箱言似箱篋之形也見周昌爲跪謝曰微君太子

幾廢索隱曰幾鉅依反　是後戚姬子如意爲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即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年少爲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孟康曰方與縣名公其號贊曰方與縣令也謂御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正義曰古用簡牘書有錯謬以刀削之故號曰刀筆吏何能至是乎居頃之趙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爲不樂非爲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郤邪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索隱曰謂不知其計所出也　堯曰陛下獨宜爲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

羣臣素所敬憚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
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堅忍質直且自呂
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乃
召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公彊為我相趙王[illegible]
使周相趙不知何所取[illegible]
令戚夫人善事呂后則如意無患也周昌泣曰臣初起
從陛下陛下獨柰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
極知其左遷索隱曰諸侯[illegible]左猶下也地道[illegible]以為
尊右右貴左賤故謂貶
秩為左遷他皆此類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
公不得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相既行久
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

孰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趙堯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十年也）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為江邑侯（徐廣曰十一年）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周昌固為不遣趙王於是高后患之乃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謁高后高后怒而罵周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昌既徵高后使使召趙王趙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飲藥而死周昌因謝病不朝見三歲而死（徐廣曰諡悼也。索隱曰漢書列傳及表成言周昌諡悼韋昭云或諡惠非也漢書又曰傳子至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孫左車為安陽侯有罪國除）後五歲（正義曰高后之年）高后聞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堯高祖

時從趙王如意之畫乃抵堯罪（徐廣曰呂后元年國除）以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

任敖者故沛獄吏高祖嘗辟吏（正義曰上音避）吏繫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客從為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為漢王東擊項籍敖遷為上黨守陳豨反時敖堅守封為廣阿侯食千八百戶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三歲免（徐廣曰文帝二年任敖卒諡懿侯曾孫越人元鼎二年為太常坐酒醪國除駰案漢書任敖孝文元年薨徐誤也。索隱曰昔徐氏據漢書為說而誤云二年裴駰又引岳安書諡為得其實。正義曰按史記書表云孝文二年卒漢書表文云封九十年卒計高祖十一年封到文帝一年則十九年矣而漢書誤裴氏不考乃云徐誤何其貳過也）以平陽侯曹窋為御

史大夫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以淮南相張蒼為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代王為孝文皇帝四年丞相灌嬰卒張蒼為丞相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曆文穎曰緒尋也或曰緒業也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為歲首弗革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正義曰姚察云蒼是秦人猶用推五勝之法以周赤烏為火漢勝火以水也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比定律令如淳曰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出也以定十二月律之法令於樂官使長行之瓚曰謂以所故事斷以定律令律與條令也○正義曰比音鼻又音必履反謂比方也若百工天下作程品如淳曰若順也百工為器物皆有尺寸斤兩皆[illegible]得宜此之謂順習

灼曰若預及之辭索隱曰晉灼說爲得。至於爲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曆者本之張蒼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律曆漢書曰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曆事張蒼德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及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後蒼爲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爲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土德時其符有黃龍當見詔下其議張蒼張蒼以爲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爲博士草土德之曆制度更元年張丞相由此自絀謝病稱老蒼任人爲中候張晏曰所選保任者也瓚曰中候官名大爲姦利上以讓蒼蒼遂病免蒼爲丞相十五歲而免孝景前

五年蒼卒諡爲文侯子康代侯八年卒子類徐廣曰一作顓音頡代爲侯八年坐臨諸侯喪後就位不敬國除索隱曰漢書云傳家子至孫類有罪國除今此文康代八年卒子顓代侯則顓即類與漢書略同者也初張蒼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餘爲侯丞相蒼子復長漢書云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坐法失侯蒼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爲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蒼年百有餘歲而卒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張徐廣曰勇健有材力開張聊察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腳蹋強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索隱曰孟康曰主張強弩蹶音其月反漢令曰蹶張士百人也從高帝擊項籍遷爲隊率索隱曰率所類反從擊黥布軍爲

都尉孝惠時為淮陽守孝文帝元年舉故吏士二千石從高皇帝者悉以為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戶張蒼已為丞相嘉遷為御史大夫張蒼免相（徐廣曰後二年八月）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竇廣國為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故安侯（正義曰今易州界武陽城中東南隅故城是也）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賞賜累巨萬文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

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
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爲檄召鄧通詣丞相府
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
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爲
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
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如淳曰嘉語其吏日今便行斬之通頓首首盡
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
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爲文帝泣曰丞相
幾殺臣嘉爲丞相五歲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二年鼂
錯爲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謫罰侵

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爲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服虔曰宮外垣也如淳曰堧音畏堧之堧〇索隱曰堧音乃喚反韋昭音而緣反又音軟嘉聞之欲因此以法錯擅穿宗廟垣爲門奏請誅錯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景帝正義曰自歸帝首露至朝丞相奏請誅內史錯景帝曰錯所穿非眞廟垣乃外堧垣故他官居其中索隱曰漢書作冗官謂散官且又我使爲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之爲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謚爲節侯子共侯蔑代三年卒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徐廣曰一本無此去病而云共侯蔑三十三年子臾改封靖安侯子侯臾代六歲

坐為九江太守受故官送有罪國除自申屠嘉死之後

景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為丞相徐廣曰陶青高祖功臣陶舍之子也諡夷劉舍本項氏親也賜姓劉氏父襄佐高祖有功舍諡哀侯及今上時柏至侯許昌徐廣曰高祖功臣許溫之孫諡哀侯平棘侯薛澤徐廣曰高祖功臣廣平侯薛歐之孫平棘節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徐廣曰高祖功臣莊不識之孫高陵侯趙周徐廣曰周父夷吾以楚王戊大傅諫爭而死等為丞相皆以列侯繼嗣娖娖徐廣曰娖音七角反一作斷一作踖〻索隱曰娖音側角反小顏云持整之貌漢書作踖踖音初角反斷音都亂反萇如尚書斷斷倚無他技廉謹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曆為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臣

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顓頊曆何哉張晏曰不考經其專用顓頊曆何哉周昌木彊人也正義言其質直倔強如木石焉任敖以舊德用張晏曰謂嘗呂后吏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孝武時丞相多甚不記莫錄其行起居狀略且紀征和以來有車丞相長陵人也名千秋卒而有韋丞相代索隱曰自車千秋以下皆褚先生等所記然丞相傳都皆於漢書則備韋丞相賢者魯人也以讀書術為吏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至第二子其名玄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韋丞相言曰我即為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後竟為丞相病死而長子有罪論不

得嗣而立玄成玄成時佯狂不肯立竟立之有讓國之名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爲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韋丞相卒有魏丞相代

魏丞相相者濟陰人也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皆令諸吏帶劍帶劍前奏事或有不帶劍者當入奏事至乃借劍而敢入奏事其時京兆尹趙君名廣漢丞相奏以免罪使人執魏丞相欲求脫罪而不聽復使人脅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侍婢事而私獨奏請驗之發吏卒至丞相舍捕奴婢笞擊問之實不以兵刃殺也而丞相司直繁君索隱曰繁姓也音婆奏京兆尹趙君

將發吏卒圍捕丞相舍不道又得擅屏騎士事趙京兆坐要斬又有使掾陳平等劾中尚書疑以獨擅劫事而坐之大不敬長史以下皆坐死或下蠶室而魏丞相竟以丞相病死子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魏丞相卒以御史大夫邴吉代

邴丞相吉者魯國人也以讀書好法令至御史大夫孝宣帝時以有舊故封為列侯而因為丞相明於事有大智後世稱之以丞相病死子顯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失列侯得食故國邑顯為吏至太僕坐官

耗亂身及子男有姦臧免為庶人邴丞相薨黃丞相代
長安中有善相工田文者與韋丞相魏丞相邴丞相微
賤時會於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皆當為丞相其後
三人竟更相代為丞相何見之明也
黃丞相霸者淮陽人也以讀書為吏至潁
川以禮義條教喻告化之犯法者風曉令自殺化大行
名聲聞孝宣帝下制曰潁川太守霸以宣布詔令治民
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獄中無重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
斤徵為京兆尹而至丞相復以禮義為政
子嗣後為列侯黃丞相薨以御史大夫于定國代于丞

相已有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于丞相[illegible]大夫[illegible]

玄成代

韋丞相玄成者即前韋丞相子也代父後失列侯其人少時好讀書明於詩論語為吏至衛尉徙為太子太傅御史大夫薛君免名廣德也為御史大夫于丞相乞骸骨免而為丞相因封故邑為扶陽侯數年病死孝元帝親臨喪賜賞甚厚子嗣後其治容容隨世俗浮沉而見謂諂巧而相工本謂之當為侯代父而後失之復自游宦而起至丞相父子俱為丞相世間美之豈不命哉相工其先知之韋丞相卒御史大夫匡衡代

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好讀書從博士受詩家貧衡傭作以給食飲才下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其經以不中科故明習補平原文學卒史數年郡不尊敬御史徵之以補百石屬薦為郎而補博士拜為太子少傅而事孝元帝孝元好詩而遷為光祿勳居殿中為師授教左右而縣官坐其旁聽甚善之日以尊貴御史大夫鄭弘坐事免而匡君為御史大夫歲餘韋丞相死匡君代為丞相封樂安侯以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豈非遇時而命也哉太史公曰深惟士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微甚徐廣曰微一作徵然多至御史大夫即去者諸為大夫而

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故也高堂隆答魏朝訪曰物猶無也故猶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為之日少而得之至于封侯真命也夫御史大夫鄭弘守之數年不得匡君居之未滿歲而韋丞相死即代之矣豈可以智巧得哉多有賢聖之才困阨不得者衆甚也索隱曰案此論匡衡已來事則後人所述也然亦稱太史公其序述淺陋以何說也

索隱述贊曰 張蒼主計 天下作程 孫臣始欲 秦曆尚行 御史亞相 漢庭聞衡 申屠面折 周子廷爭 其他娖娖 無所發明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史記九十七

酈生食其者正義曰曆異錢三音也陳留高陽人也徐廣曰今在圉縣○索隱曰案高陽屬陳留圉縣高陽鄉名也故[illegible][illegible]傳云食其圉高陽鄉人○正義曰陳留風俗傳云高陽在雍丘西南括地志云圉城在汴州雍丘縣西南[illegible]食其墓在雍丘西南二十里[illegible]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為衣食業應劭曰落魄[illegible]落薄落託[illegible]同○索[illegible]曰案鄭氏云魄音薄為里監門吏正義曰監[illegible]卒也戰國策云王蠋對齊宣王曰夫監門閭里士之賤也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illegible]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正義曰徇略也過高陽者數十人酈生聞其將皆握齱應劭曰握齱急促之貌○索隱曰[illegible]劭云齱音若促鄒氏音麤角反韋昭云握齪小節也好苛禮索隱曰案苛亦作荷[illegible]云苛煩也小顏云苛細也[illegible]

生乃深自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服虔曰食其里中子適作沛公騎士。索隱曰適音釋服虔蘇林皆云沛公騎士適是食其里中人案言適近作騎士也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眞吾所願從游莫爲我先索隱曰案先謂先容言無人爲我作紹介也。正義曰爲于僞反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索隱曰溲所由反溺乃吊反亦如字溲即溺也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弟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誡者沛公至高陽傳舍

徐廣曰二世三年二月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索隱曰按樂彥云邊牀曰倨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索隱曰案豎者僮僕之稱沛公輕之以比奴豎故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正義曰攝斂著也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横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一作烏合一作瓦合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

五達之郊也如淳曰四面四出凡五達也瓚曰四通五達之言無險阻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正義曰言食其與陳留縣令相善請得使之令下正義令力征反下謂降之也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為廣野君酈生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酈生常為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皋計欲捐成皋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為天

而民人以食為天索隱曰案此語出管子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迺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皋索隱曰適音直革反案通俗文云罰罪云云即所謂謫戍又音陟革反卒音祖忽反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郤自奪其便索隱曰以言不取敖倉是漢却自奪其便也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索隱曰案謂女工工巧也漢書作紅音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正義曰敖倉在鄭州滎陽縣西十五里石門之東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秦時置倉於敖山上故名敖倉塞成皋之險正義曰即汜水縣山杜大行之道韋昭曰在河內野王北距蜚狐之口

如淳曰上黨壺關也索隱蜚狐在代郡西南○正義曰按蔚州蜚狐縣北百五十里有秦漢故郡城西南有山俗號蜚狐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效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閒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

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索隱曰案方船謂並舟也國策云方船積粟循江而下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為人刻印刓而不能授孟康曰刓斷無復廉鍔也瓚曰項羽吝於爵賞刓惜侯印不能以封其人也○索隱曰刓五官反案郭象注莊子云立法而刓斷無圭角漢書作刓言玩惜不忍授

人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正義曰援音爰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索隱曰北魏謂魏豹豹在河北也亦謂之西魏以大梁在河南也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爲然廼聽酈生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酈生日縱酒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廼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

齊聞漢兵至以爲酈生賣己迺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亨汝酈生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爲若更言齊王遂亨酈生引兵東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食其子酈疥數將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疥爲高梁侯後更食武遂嗣三世索隱曰疥音界地理志武遂屬河間縣漢書作武陽子遂訛字誤也元狩元年中武遂侯平正義曰年表云卒子敝嗣卒子平嗣元年有罪國除而漢書云更食武陽子遂嗣恐漢書悞也坐詐詔衡山王取百斤金當棄市病死國除也

陸賈者楚人也索隱曰案陳留風俗傳云陸氏春秋時陸渾國之後晉侯伐之徙陸渾子奔楚

賈其後又陸氏譜云齊宣公支子達食菜於陸鄉號曰陸侯達生發發生皐適楚賈其孫也以客從

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

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索隱曰趙他為南越尉故曰尉他他音駝

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他魋結服虔曰魋音椎今兵士椎頭結○索隱曰魋直追反結音計謂為髻一撮以椎而結之故字從結也案魋結二字依字讀之亦通謂夷人本被髮左衽今他同其風俗但魋其髮而結之也箕倨見陸生陸生

因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眞定索隱曰趙地也本名東垣屬常山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

天子抗衡為敵國索隱曰案崔浩云抗對也衡車軛上橫木也抗衡言兩衡相對拒摩不相避也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唯漢

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閒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迺蹶然起坐索隱曰蘇林音厥禮記子夏蹶然而起埤蒼云蹶起也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

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轝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閒譬若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渠音詎○索隱曰漢書作遽字小顏以為有何迫促而不如漢廼大說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張晏曰珠玉之寶也裝裹也○索隱曰橐音托案如淳云以為明月珠之屬又案詩傳曰大曰橐小曰囊埤蒼云有底曰囊無底曰

橐謂以寶物裝裹以入囊橐也（原文為雙行小注）佗送亦千金（蘇林曰非橐中物故曰他送也）陸生卒拜尉佗爲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爲太中大夫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趙氏秦姓也○索隱曰案韋昭云秦伯翳後與趙同出非子蜚廉造父有功周繆王封之趙由此一姓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慙色迺謂陸生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存

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 正義曰七錄云新語二卷陸賈撰也 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廼病免家居以好畤田地善 正義曰雍州縣 可以家焉有五男廼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 正義曰漢制一金直千貫 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劒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 徐廣曰汝一作公 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劒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 索隱曰率音律過音戈其下過字音光臥反 數見不鮮 索隱曰音朔現數見謂時時來見汝也不鮮言汝人人鮮美

作食莫令見不鮮之物漢書作數擊鮮如淳云新殺曰鮮無久慁公爲也韋昭曰慁汙辱○索隱曰慁患也公賈自謂也言汝諸子無久厭患公也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己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漢書音義曰請若問起居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索隱曰深念深思之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孟康曰揣度也韋昭曰揣音初委反陸生曰足下位爲上相食三萬戶侯索隱曰案陳平傳食戶五千以曲逆秦時有三萬戶恐後業至此故稱也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士務附徐廣曰務一作豫天下雖

有變即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爲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廼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爲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藉甚漢書音義曰言狼藉甚盛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爲太中大夫往使尉佗令尉佗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陸生竟以壽終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辠去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君止之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索隱曰梁父侯史失名如淳注漢書云遂布臣非也臣瓚曰布不用梁父侯計遂反其說是也)漢已誅布聞平原君諫不與謀(正義曰得不與音預)誅語在黥布語中(黥布列傳無此語)平原君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索隱曰案劉氏云謂欲葬時須營發殯宮故云發喪也)方假貸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

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張晏曰相知當同倫災危母在故義不知君○索隱曰案提猶云建以母在義不以身許人也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韋昭曰衣服曰稅稅當為襚索隱曰案說文稅贈終服也稅音式芮反亦音遂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乃求見孝惠幸臣閎籍孺索隱曰按佞幸傳云高祖時有籍孺孝惠時有閎孺今此言閎籍孺誤也說之曰君所以

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於是閎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為倍已大怒及其成功出之迺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知淳曰辟陽侯與諸呂相親信也為罪宜誅者至深。索隱曰如淳之說非也案小顏云直言辟陽侯與諸呂相知情義至深重得其理也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文帝聞

其客平原君為計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為平原君曰我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剄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意殺之迺召其子拜為中大夫（索隱曰案下文所謂與太史公善者）使匈奴單于無禮迺罵單于遂死匈奴中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徐廣曰側注冠一名高山冠齊王所服以賜謁者）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

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案劒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徐廣曰一本言而公高陽酒徒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為

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
矣廼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下欲成
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
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為足下說之
不聽臣臣請為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衆
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
下横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
是酈生廼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為無道而天下畔
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為亡秦嬰城
而堅守臣竊為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

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卧夜半時斬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閒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廼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余讀

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索隱述贊曰

廣野大度　始冠側注　踵門長揖

深器重遇　說齊歷下　趣鼎何懼

陸賈使越　尉他懾怖　相說國安

書成主悟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史記九十八

陽陵侯地理志云馮翊陽陵縣傅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爲舍人起橫陽索隱曰按橫陽邑名在韓韓公子成初封橫陽君張良立爲韓王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橫城在宋州宋城縣西南三十里按蓋橫陽也從攻安陽正義曰按括地理志云巳氏有安陽城隋改巳氏爲楚丘今宋州楚丘縣西十里安陽故城是也杠里擊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正義曰曲丘羽反遇牛恭反司馬彪郡國志云中牟有曲遇聚按鄭州中牟縣也陽武正義曰鄭州縣也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立爲漢王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索隱曰謂美號耳非地邑共音恭從入漢中遷爲右騎將從定三秦賜食邑雕陰徐廣曰屬上郡○索隱曰案孟康云縣名也○正義曰鄜州洛交縣三十里雕陰故城是也從擊項籍待懷服虔曰村

高帝於懷。索隱曰小顏案地理志懷屬河內今懷州也賜爵通德侯從擊項冠周

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敖下徐廣曰敖倉之下益食邑屬

淮陰索隱曰張晏云信時為[illegible]將云淮陰者終言之也[illegible]因[illegible]屬

相國參殘博索隱曰博太山縣也顏祖監云屬曹參以殘破博縣也益食邑因定

齊地剖符世世勿絕封為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

食為齊右丞相備齊。張晏曰時田橫未降故設備正義曰按為齊王韓信相五

歲為齊相國正義曰為齊悼惠王劉肥相五歲也四月擊陳豨屬太尉勃

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一月徙為代相國將屯如淳曰既為相

國有警則將卒而屯守也[illegible]守日屯。索隱曰如淳云漢初諸王官屬如漢朝[illegible]有丞相紫孔文祥云邊境有屯兵以為代相國兼領屯後因置將屯將軍也二歲為代丞相將屯孝

惠五年卒謚為景侯子頃侯精立二十四年卒子共侯則立十二年卒子侯偃立三十一年坐與淮南王謀反死國除

信武侯靳歙索隱曰歙音翕以中涓從起宛朐正義曰上於元反下求俱反曹州縣也攻濟陽正義曰曹州宛朐縣[illegible]南三十五里濟陽[illegible]破李由軍擊秦軍亳南開封東北斬騎千人將一人[illegible]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號臨平[illegible]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張晏曰[illegible]騎長一人[illegible]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賜歙爵建武侯遷為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illegible]

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去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將擊邢說軍張晏曰特起兵者也說音悅○索隱曰邢姓說名菑南徐廣曰今曰考城○索隱曰菑音災今縣考城屬濟陰也破之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三年賜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趙將賁郝上音肥下音釋○索隱曰漢書作賁赫軍案此在河北非曹參樊噲之所擊也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七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攻下邯鄲別下平陽徐廣曰鄴有平陽城○正義括地志云平陽故城在相

州臨漳縣西二十五里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各一人孟康曰將兵郡守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及別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徐廣曰邯鄲高帝改曰趙国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皐南擊絕楚饟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軍魯下正義曰魯城之下今兗州曲阜縣也略地東至繒郯下邳索隱曰案地理志繒屬東海正義曰今繒城在沂州承縣下○邳泗水縣郯縣屬海州○南至蘄竹邑索隱曰二邑名蘄在沛音機竹即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江陵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索隱曰案孔文祥云共敖子共尉生致之雒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號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

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敞破之（索隱曰小顏云侯敞也）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三十二人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徐廣曰一本無此五字）三十九人高后五年歙卒謚為肅侯子亭代侯二十一年坐事國人過律（索隱曰案劉氏云事役使也謂使人違律數多也）孝文後三年奪侯國除

蒯成侯緤者（服虔曰蒯音菅蒯之蒯○索隱曰姓周名緤音薛蒯音鄉名案三倉云蒯鄉在城父縣音裴漢書作鄘從崩從邑今書本並作菅蒯音蒯非也蘇林音靡雅反晉灼案功臣表屬長沙崔浩音簿壞反楚

漢春秋作憑成侯則裴憑聲相近此得其實也。正義曰括地志云蒯亭在河南西十四里苑中輿地志云蒯成縣故陳倉縣之故鄉聚名也周緤所封也晉武帝咸寧四年分陳倉立蒯城縣屬始平郡也沛人也姓周氏常為高祖參乘以舍人從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食邑池陽正義曰雍州涇陽縣西北三里池陽故城是也東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淮陰侯兵襄國軍乍利乍不利終無離上心徐廣曰蒯成侯表云漢淮陰侯軍襄國楚漢約分鴻溝以緤為信武侯戰不利不敢離上以緤為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戶高祖十二年以緤為蒯成侯除前所食邑上欲自擊陳豨蒯成侯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為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殺人不死至孝文五年緤以

壽終謚為貞侯正義曰謚為尊侯一作卓子昌代侯，有罪，國除。至孝景中二年，封緤子居代侯。徐廣曰表云孝景中元年封緤子應為鄲侯謚康中二年侯居立沛郡有鄲縣鄲一作鄲○索隱曰鄲蘇林音多寒反地理志云沛郡有多縣案此文云子居表云子應不同者至元鼎三年，居為太常，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陽陵侯傅寬、信武侯靳歙皆高爵，徐廣曰一无高字人一本皆從高祖從高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城以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緤操心堅正，索隱曰操音倉高反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徐廣曰此一作比比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索隱述贊曰

陽陵信武　結髮從漢
勳協人謀　功實天贊
定齊破項　我軍常冠
蒯成委質　夷險不亂
主上稱忠　人臣挹腕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史記九十八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史記九十九

劉敬者齊人也（索隱曰敬本姓婁漢書作婁敬）漢五年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蘇林曰一木橫鹿車前一人推之孟康曰輅音胡格反輓音晚）（索隱曰輓者牽也輅者鹿車前橫木二人前輓一人後推之）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索隱曰上音仙鮮衣美服也）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婁敬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正義曰邰音胎雍州武功縣西南[illegible]二十二里故斄城是也說文云邰炎帝之後姜姓[illegible]周棄外家國也毛萇云邰姜嫄國堯見天因

邰[illegible]因封於邰也　積德絫善十有餘世[illegible]避桀居豳[illegible]

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張晏曰杖馬箠不約國人爭隨之

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illegible]呂望伯夷自海濱

來歸之正義曰呂望宅及廟在蘇州海鹽縣西也伯夷孤竹國在平州皆渭東海也武王伐

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

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洛邑正義曰括地志曰

[illegible]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郟鄏周公所築在洛州河南縣[illegible]苑中東北隅帝王紀云武王伐紂營洛邑而[illegible]定鼎焉按此即營都城也書云乃營成周括地志云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即成周城也尚書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帝王世紀云居郟鄏之[illegible]按陶敬說周之美昔[illegible]書非也

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

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莊子曰附離不以膠漆也○索隱案謂使離者相附也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效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為兩正義公羊傳云東周者何成周也西周者何王城也按周自平王東遷以下十二王皆都王城至敬王乃遷都成周王赧居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皋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

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索隱曰案戰國策蘇秦說惠王曰大王之國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高誘注云府聚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鬬不搤其肮張晏曰肮喉嚨也○索隱曰搤音厄肮音胡浪反一音胡剛反蘇林以為肮頸大脈俗所謂胡脈也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肮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

中【索隱曰案謂關中西都之計定也】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爲奉春君【索隱曰按張晏云春爲歲之始以其首謀故號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正義曰上力爲反下許又反也】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韋昭曰夸張矜大也】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索隱曰羸力爲反瘠音漬瘦也漢書作胔音漬胔肉也恐非】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正義曰句注山在代州西北二十里】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

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上曰沮
音才敘反詩傳曰沮止也褒也械繫敬廣武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鴈門○正義曰廣武故城在鴈門
句注山南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
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
皆以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乃封敬二千戶為關內
侯號為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
冒頓為單于兵彊控弦三十萬應劭曰控引也數苦北邊上患
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
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
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

可何爲不能頓爲奈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爲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

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索隱曰案張晏云白羊國名二者並在河南河南者案在朔方之河南舊並匈奴地也今亦謂之新秦中）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彊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迺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索隱曰案小顏云今高陵櫟陽諸田華陰好時諸景及三輔諸屈諸懷尚多皆此時所徙）

叔孫通者薛人也晉灼曰楚漢春秋名何。索隱曰薛縣名屬魯國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蘇林曰將謂逆亂也公羊傳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爲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閒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

[illegible]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迺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襲索隱曰案國語謂之一稱賈逵案謂禮記袍必有表不單衣必有裳謂之一稱杜預云衣單複具云稱也拜為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正義曰幾音祈迺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從之敗於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索隱曰案孔文祥云短衣便事非儒者衣服高祖楚人故從其俗裁製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

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索隱曰案類集曰云大猾狡猾也音滑叔孫通聞之迺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漢書音義曰謂發石以投人諸生寧能鬬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張晏曰搴卷也瓚曰拔取搴楚辭曰朝搴阰之木蘭○索隱曰搴音起焉反又九勉反案方言云南方取物為搴許慎云搴取也王逸云阰山名又案埤蒼云山在楚音毗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徐廣曰蓋言其德業足以繼踪齊稷下之風流也○案漢書音義曰稷嗣邑名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為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

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
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
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
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
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
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
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
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
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
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叔孫通笑曰

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徐廣曰表位標準音子外反駰案如淳曰置設綿索為習肄處蕞謂以茅翦樹地為纂位春秋傳曰置茅蕝也○索隱曰韋昭云引繩為綿立表為蕞音茲會反賈逵云束茅以表位為蕝又纂文云蕝今之纂字包愷音即悅反又音纂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既觀使行禮曰吾能為此迺令羣臣習肄索隱曰肄者亦習也音異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十月索隱曰小顏云漢以十月為正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也案諸書並云十月為歲首不言以十月為正月古今注亦云羣臣始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徐廣曰一作幟傳言趨索隱曰案小顏傳聲教入走者皆趨之趨疾行致敬也殿下郎中俠陛陛數

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傳漢書音義曰傳從上下為臚○索隱曰蘇林云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傳語告上為句臚猶行昔矣韋昭云大行掌賓客之禮今謂之鴻臚也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漢依此以為臚傳以次傳令上也向秀注莊子云從上語下為臚音問句九注交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illegible]○索隱曰案輿服志云殷因以輦載[illegible]至秦始去其輪而輿為尊也蹕音畢傳警者漢儀云帝輦動則左右侍帷幄者稱警蹕是也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文穎曰作酒令法也蘇林曰常會須天子中起更衣然後入置酒矣○索隱曰姚氏云進止有禮也古人飲酒不過三爵君臣百拜終日宴不為亂也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抑猶俯以尊卑

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迺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迺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漢九年高帝徙叔孫通為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

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徐廣曰攻猶今人言擊也啖一作淡駰案漢書音義曰食無菜茹為啖○索隱曰案孔文祥云與帝共攻冒苦難俱食淡也案說文云啖薄味也音徒敢反也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索隱曰按漢書叔孫通云臣三諫不從請以身當之撫劍將自殺雖帝云吾聽子計不易太子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為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迺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迺謂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習徙為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為太常所論著也

孝惠帝爲東朝長樂宮（關中記曰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也漢太后常居之）及閒往來數蹕煩人（索隱曰蹕止人行也長樂未央宮閒夫猶漸閒往謂非時也中閒往來清道煩也）人迺作複道方築武庫南（韋昭曰閣道也如淳曰狀複道方築在武庫南）叔孫生奏事因請閒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漢太祖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應劭曰月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如淳曰三輔黃圖高寢在高廟西高祖衣冠藏在高寢月出游於高廟其道值所作複道故言乘宗廟道上行）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索隱曰案謂舉動有過也左傳云君舉必書）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illegible]

廟原廟起以複道故孝惠帝曾春出游離宫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熟可獻索隱曰案呂氏春秋仲春羞以含桃先薦寢廟高誘云進含桃也鸎鳥所含故曰含桃今之朱櫻是也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迺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大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内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説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爲漢家儒宗大直若詘索隱曰音屈道固委蛇蓋謂是乎

索隱述贊曰

厦藉衆幹　裘非一狐　委輅獻說
緜絶陳書　皇帝始貴　車駕西都
旣安太子　又和匈奴　奉春稷嗣
其功可圖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史記九十九